



中国新成长小说系列

春天是否完全醒来



挂在墙上的风筝，等

得不耐烦了。它要去

蓝天里飞翔，远向年

天灰色的主题……

○孙骏毅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阳 丛

书



90201823

中国新成长小说系列

春天是否完全醒来

○孙骏毅 著



SC046/18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天是否完全醒来/孙骏毅著.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8

(太阳丛书·中国新成长小说系列)

ISBN 7-5007-4476-5

I. 春… I. 孙… III. 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1535 号

封面设计:缪 惟

责任编辑:张 彤

太阳丛书—中国新成长小说系列

春天是否完全醒来

孙骏毅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100708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4.875 印张 2 插页 89 千字

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1999 年 4 月成套出版

印数:5,000 册 定价:7.50 元

ISBN 7-5007-4476-5/G·3243

凡有印装问题,可向本社发行二科调换

内 容 提 要

不知道春天是否完全醒来，
挂在墙上的风筝
等得不耐烦了，
它要去蓝天里飞翔，
远离冬天灰色的主题

……

一群身处花季的少女，在江南的春天里分别对生活进行了自我选择，她们性格各异，举止不同，面对着 90 年代末的现实社会追寻青春如歌的梦……

有欢乐，有辛酸，有痛苦，有觉醒……

当她们放飞风筝的时候，春天是否完全醒来？你是否也有和她们同样的遭遇与追求？



秦小婉一丝睡意也没有，好几次想溜到楼下的客堂间里，拨通 793 千赫的“午夜热线”，说一说这一刻阴雨般的心情。

透过狭长的楼窗，秦小婉看见有一只风筝，小巷人叫它鸽子，不知从城市的哪一个角落飞过来的，挂在窗前的梧桐树梢上。风筝在努力地挣扎着向上飞，拽住它的那根线却越缠越紧，时断时续时疏时密时急时缓时有时无的雨，毫不留情地淋着它。它忽而沉下去，忽而又浮上来，不甘失败却又无可奈何。秦小婉举起晾衣竹竿，从窗口伸出去，想去帮助那只倒霉的风筝，够了几次没够着它，就无奈地抿嘴一笑。

秦小婉这种睹物思情的莫名其妙的心情，在好友袁圆的嘴里，叫做“神经过敏症”，说雅了，也就是《红楼梦》里的苏州小姐林黛玉那种“葬花”病，看着挺别扭的，大约是琼瑶、席绢的什么书看得太迷了，神经兮兮的。

秦小婉不这样想。她煞有介事地对袁圆说，万物都是有缘的，比如这种进退不得的风筝，如果它有生命也会说话，那它肯定会告诉我们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秦小婉就喜欢这样漫无边际的瞎想。有时就是认死



理,钻牛角尖。那还是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了,有一回,她和袁圆争论格林童话——《灰姑娘》。袁圆说美丽的灰姑娘最后得到了幸福,乘上用南瓜变成的金碧辉煌的小马车,连鞋子也是水晶做的。秦小婉说灰姑娘并不幸福,而且是悲哀。袁圆大惑不解,说你这是怎么说?秦小婉说童话怎么可以这样教育小孩子呢,怎么可以要人这样去委屈自己呢?灰姑娘为什么要在后妈和她的两个女儿面前自甘卑微,后妈的两个女儿都要珠宝,她为什么偏偏只要老爸在森林里折下的一节树枝?袁圆吃惊得瞪大了眼睛,心想这家伙又钻牛角尖了。

楼下的秦老太常常眯缝起眼睛,抚着怀里的一只白猫的毛,说小婉这丫头啥都好,就是心太重。

那是一只雪白的猫,四只爪子是墨黑的,秦小婉从懂事起,就与这只白猫逗着玩了。秦老太是个孤老太,是秦小婉父亲的表姑,一直与秦家住在一起。这条小巷被房地产商划入了古城改建一号地块,房子来丈量过了,马上就要拆迁了。秦小婉的父亲要拉着秦老太一起住,还有那只老态龙钟的白猫。母亲嘴上没说,心里不乐意。

在秦小婉的印象里,秦老太的腰背好像总是弯曲着的,一对小脚小得像端午节的三角粽,那只白猫有时蹲伏在老太的膝下,把一条毛茸茸的尾巴搭在老太的脚面上,有时就钻进老太的怀里。这时老太的核桃脸上总是显出很慈爱的样子,用满是皱纹的手轻轻地爱抚着那只相依为命的猫,豁了几颗牙齿的瘪嘴蠕动着,含糊不清地念叨



起那几句不知流传了多少年的小巷童谣，那童谣怪怪的。

稀奇稀奇真稀奇，
黄雀咬穿铁笼子，
虾米伸头吃螺蛳，
老鼠翻倒油瓶子，
烂木头做了台柱子。

稀奇稀奇真稀奇，
腊月初八吃粽子，
城墙头上放鹞子，
三伏天搬来炭缸子，
大公鸡孵出小鸡子。

稀奇稀奇真稀奇，
上天搬来竹梯子，
瞎子开眼照镜子，
灰堆里淘出金珠子，
落第秀才看见红帖子。

秦小婉又听见了那个含糊不清的念叨，那种能闻见霉烂味儿的東西，秦老太念叨了不知多少遍，也不怕烦人。

秦小婉搔搔发胀的脑袋，轻轻推开一扇镂花木格的长窗。



窗外，是死死咬住那只蝴蝶风筝不放它远走高飞的梧桐树，网状般的树冠割碎了小巷。昏黄的路灯老在潮湿的地面上折下一片斑驳的树影。

偶尔有一顶小伞匆匆走过，踩出几声“踢踏踢踏”的脚步声。

居委会的值夜人不紧不慢地敲着一面铜锣，高一声低一声地关照小巷里的人：“小心火烛！人走关门！”走到秦家的楼窗下，见灯还亮着，就“堂堂”敲了一声，喊道：“小心火烛！”

秦家住的是砖木结构的小楼，很古典的。一扇很小的门，门楣上边有砖雕，对称地雕着两只蝙蝠，象征了居家有福，蝙蝠中间是凸出的寿桃和万年青，说的是人寿年丰的意思。进门有一道狭窄的方砖地过道，一边是灶间，一边是客堂。灶间朝东边开出一扇小门，石级一层一层伸到小河里，以前河水清澈的时候，就在河里洗菜淘米，现在河水脏了，涮马桶都嫌臭。鱼虾是绝种了，河埠边的青苔好像也被污染成一片乌紫色。回到客堂里，抬头可见一幅立轴中堂，是工笔画，画的是仙鹤和松柏。画上的蛛丝网刚刚掸掉，过了几天又结成了，游丝在灯光下飘来飘去。画的下面是一张漆色剥落的八仙桌，一条腿已经裂出了口子，敲了几只鞋钉用铁皮包扎起来了。几只古色古香的方形靠背椅，有的有扶手没靠背，有的有靠背没扶手。客堂一侧有两扇小门，各拴着半个铜环，铜环相合门就关紧了。左边门上贴的是上联“桃红柳绿大地处处

春，”一个“春”字被穿堂风吹落了，弄丢了；右边门上贴的是下联“莺歌燕舞神州日日新”。推门进去，朝右拐就上了楼梯，木结构的，有的板子松动了，人踩上去就“咯吱咯吱”响。楼上有三间厢房，开间不大，广漆地板都磨得像斑秃似的，东一块，西一块。落雨天屋顶有几处漏雨，本来就不白的墙上就画出了一道道泛黄发霉的雨迹，能使秦小婉想到莫奈和毕加索的抽象画。

这样的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在这样的小巷里还有不少，住户也懒得花钱去装修，千疮百孔的，也很难装修一新，再说半条小巷已经拆迁得七零八落废墟一片。秦家的墙上也用红漆涂了一个很大的“拆”字。秦小婉想搬到小区里去住，她无论如何得为自己布置一个温馨书屋，这很重要，至少对于她的那一摞很少翻阅过的文学名著来说。还要做几只崭新的书橱，漆成很纯洁的乳黄色，把她买的《简·爱》、《安徒生童话精选》、《普希金抒情诗集》往那儿一码，邀同窗好友来书屋里坐坐，看看她秦小婉的欣赏趣味有多么高雅，读的书又有多么超凡脱俗。现在这些宝贝都挤在一只纸板箱里，纸板箱塞在床底下。桌上，有一两堆语文数学外语的复习资料。这与同桌张洁桌上堆的书怕也差不多，而秦小婉最瞧不上的就是这个江北女孩张洁。

秦家住的这一条小巷，有个很响亮的名字：敬诸巷。崇敬专诸的意思。

专诸，吴越春秋时的一个名人，靠捕鱼、杀猪养活老



母,就住在这里。那时这里还是一个渔村。吴王僚篡夺王位,公子光心里不服,就把逃奔吴国的伍子胥招募到门下,待以客卿之礼。专诸是伍子胥的好友,又感念公子光重用自己,就去太湖里学会炙鱼,把匕首藏在鱼肚里,借献上美食之时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光登位后,为纪念专诸就把这里叫做“敬诸村”,以前这里有一堵土墙。后来河水改道,破村立巷,“敬诸”的名字就流传下来了,一晃就是2500年。

秦小婉生在敬诸巷里,却一点也没有专诸的豪放,侠义的性格。“多愁善感”,是袁圆对她的评价。在她看来,那是一个艺术家的气质。她不想做一个俗人,永远不想。

一阵风过,窗外的风筝“哗啦啦”一阵呻吟,秦小婉无可奈何地看着它在绵绵细雨里挣扎,就像小时候她看邻家养的一只小黄雀,扑腾在竹笼子里。这时候,她更盼风止雨歇,不要把那一只蝴蝶状的风筝淋湿了。

楼下,白猫在“喵喵喵喵”叫。

二

梅子黄时雨。

那雨,使你别无选择地皱起眉头,出门前到衣柜里去找衣衫,好像没有一件是干透的;那雨,也使匆匆忙忙的

早晨平添了匆忙,要上路时就别忘了捎上雨披或折叠伞。秦小婉想,索性“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也好,那总是天地间大度的挥洒,真诚的袒露,风卷云舒是无言的直白,大起大落时也绝不躲躲闪闪;索性“七八个星天外,二三点雨山前”也好,很快会雨过天晴,山清水秀的。现在是进退不得,阴晴不得,悲喜不得。恼也罢,怨也罢,那雨还是年复一年不偏不倚地踩着江南的季候风来了,得意地微笑着来了,你这恼人的雨!

秦小婉抓起挂在门后的雨披,像个袋鼠似地钻进去,只露出哭笑不得的脸。她怕的就是这扯不断理还乱的雨,拆了一半的小巷里到处都是烂泥,也心疼胯下那辆新买的“捷安特”山地车,淋了雨钢圈会长锈,沾了泥擦车更是一件头痛的事。何况在人来车往的城市里骑车,车把被雨披兜住,左右拐弯都不灵活,雨水从帽沿上淌下来,常常把眼睛迷糊了。汽车喇叭催命一样在后面响,一回头就冷不防把车轮子斜插到人行道上去。秦小婉也想过不骑车,撑一把小伞去上学,独自走在雨色朦胧的小巷里,像戴望舒在《雨巷》里描写过的那幽长幽长的雨巷,但她的家在城北,学校在城南,习惯了以车代步的秦小婉还是很珍爱自己那仙鹤一样婷婷玉立的两腿的。

雨看来一时半刻不会停了,密密的,让人透不过气来。

秦小婉发愁的还有一个雨天停车的问题。学校的车库不大,不少车都横七竖八地排在教室门口的走廊里,躲



不了雨。这个车库是新盖的,各班的车都按车号顺序停放。每辆车的车座后面拴有一块用红漆写着阿拉伯数字的圆形停车牌。看车库的老头眼睛很凶,像庙门里那个抱着琵琶的金刚神,盯贼似地盯着进进出出的车。秦小婉的车停在3号位,4号位是同桌张洁的破车,那车总让秦小婉看着倒胃口,像嗅到一股鸡屎的味儿。她喜欢把车停在袁圆的那辆“阿米尼”山地车旁边,那是10号位,靠近车库门后,有一个不小的拐角,推车进出既方便,又绝对淋不着雨,挤一辆车没问题。当然说没问题也不对,有一次,她的车被人搬到了别处,把她急得汗都冒出来了,在上千辆车中来回找了三遍,才找到自己的车,塞在几辆破旧的“永久”、“飞鸽”堆里,车把也拧歪了。还有一次,她的车座上不知被谁用粉笔歪歪扭扭涂了几个字“别停此处”,好像那个拐角是谁买下来似的,秦小婉就不服气,心说不让停,我还偏停!

秦小婉推车进车库时,正赶上老头去操场那边的树林里做“香功”呢,进门顺顺当当,把车支好停放在拐角里,锁上,拍了一下车座,得意地咧嘴笑了一下,眼睛的余光朝树林那边瞄瞄,自语道,我借拐角一块宝地,小女子这厢有礼了,就哼着“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这就是爱,糊里又糊涂”,若无其事地回教室里去了。

秦小婉脸上得意,其实心里也有点悬,就担心那辆崭新的“捷安特”横遭不测。买车时,她妈就对她说过,别买那么高级的车了,你都丢了两辆新车了。到信托公司去

买辆旧车吧,不招人眼红,就丢不了。秦小婉调皮地瞟了母亲一眼,撒娇地说,妈,您让女儿骑破车烂车,也不怕人家笑话,你这大科长寒酸哪。母亲笑了,拿宝贝女儿没办法,就依她了。

秦小婉骑着新车心里是不踏实,这该死的天,下起雨来没完没了,要是大晴天,我又何苦把车停在人家的拐角里,牵肠挂肚的操心呢。所以,放学铃声一响,她就忙不迭做起值日来,把灰尘弄得满屋飞舞,把趴在靠窗口的课桌上做回家作业的袁圆呛得连连咳嗽,就扭过脸来白了秦小婉一眼。秦小婉眼角的余光看见了袁圆的不满,轻轻一笑没睬她。

在车库门口,秦小婉与马兰打了个照面,擦肩而过,匆匆离去。

秦小婉平时也瞧不上马兰,人高马大,粗门大嗓的,一点淑女的样子也没有。

马兰对秦小婉也有成见,什么玩艺儿,嫣然一笑,装出挺斯文挺高雅的模样,其实整个儿一个俗!

你说两人有什么磕磕碰碰的事没有?没有,甚至可以说连脸红耳热地吵一回也没有。这就像天上飘飞的风筝,这儿飞起一只,那儿飞起一只,都在憋足了劲儿朝高处飞,却不会谁借助了谁的力,线与线互相缠绕在一起。

其他班的同学早放学走人了,车不多了,空空荡荡的,她的那辆新车竟像喝醉似地跌倒在拐角处,一个轮子倒地,一个轮子朝天,被风吹得转圈儿。秦小婉这个心痛



啊,就像被谁用锥子扎了一下,赶紧把车扶起来,掏出手绢去擦车座、车铃和车把,擦干净了,才一扭腰跨了上去。骑出没多远,秦小婉发觉不对劲,车轮好像陷在落过雨的泥地里一样,骑着很沉,跳下车一看,我的天,后轮瘪得像贴着一块树皮,再一看,半根手指长的气门芯被人拔掉了!

秦小婉气得脸顿时通红,直咬嘴唇皮儿,心里骂道真是一大帮子没知识没教养的土鳖!这时候,她就是也拿出马兰的泼辣劲儿来扯开嗓门骂个昏天黑地,也没人会去睬她,因为周围根本就没人。车库里死静死静的,只有一片淅淅沥沥的雨不知趣地扑打在她的脸上。

秦小婉把车半扛半推弄到走廊里,蹲下腰去细看还有没有其他硬伤。这一看就看出车座的弹簧圈里夹了一个纸团,伸出食指拨出来,用手抚平了,看见纸上用红墨水涂了一行小字,“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秦小婉想这一句从流行歌曲里剥下来的话,肯定是对自己的冷嘲热讽,也隐隐透露出恶作剧者的洋洋得意。

秦小婉自诩是属于“潇洒一族”的,至少与马兰、同桌张洁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极少与哪个同学有小肚鸡肠的纠葛,她想不起来会得罪了谁。

秦小婉咽不下这一口恶气,把纸条撕碎,朝天上抛去,落下一只只破碎的蝴蝶。她斜了一眼挂着“育才楼”的鎏金牌匾的红房子,微微吊起的大眼睛里简直要冒出火来。

她悻悻地推车出车库时，被回来锁门的老头撞见了，“喂喂”地喊着追上秦小婉问：“那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怎么走这么晚！”

秦小婉没好气地瞪了老头一眼说：“鄙姓秦，秦始皇的秦，名小婉，上官婉儿的婉。”

老头望着她摇摇头，咕了一句“小小年纪野心不小”，就不管她了。

秦小婉走到门外，忍不住回头看了车库一眼，心里一下子灰灰的，像这阴雨绵绵的天。

三

秦小婉至今也不能原谅自己的粗心大意，小学毕业考试考数学时仅仅因为一道水池的进水立方米与出水立方米的体积换算应用题失误，丢了5分，也就丢了就读重点中学的梦！那出题的人真是缺德，一个水池子，你一边进水，一边放水，不是吃饱了没事撑的！

那是一个烦闷而燥热“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暑假。秦小婉懒得下楼，怕撞见小学里的同学，连快乐天使袁圆一阵风地跑来找她玩，她也提不起精神来，就像被霜打过的一片棉叶子。不管怎么说自己也当过小学大队委的，现在却与那些在她眼里是“差生”的，一起被“扫”进了非重



点的七中。秦小婉整天躲在家里捧了一本书,当然是文学名著啰,像《简·爱》什么的,胡乱翻着,心思怎么也走不进那种像苏格兰山庄的地方去,读了后页又忘了前页。

母亲担心她别憋出病来,秦小婉说不会的,我不是玻璃人一碰就碎,其实她的心是很脆弱的,只不过嘴上从来不肯承认自己是一个弱者。开学后,发下来一枚七中的校徽,秦小婉从来没有佩戴过。有一回,学校安排“护导”在校门口督查学生佩戴校徽,秦小婉没办法了,就从书包里摸出校徽,别在衣领豁口处,乍一看还看不出来。

马兰可不像秦小婉,长辫子盘成一座小山顶在头上,一枚校徽成天戴出戴进,上街买书也不舍得拿下来,好像不怕人家笑话她是“野”七中的,这时候,秦小婉最不乐意和马兰走在一起。

没有太阳的梅雨天,夜幕落得早,秦小婉推车离开学校时,已是万家灯火了。

雨似乎渐渐稀了,也变细了,春蚕吐丝一般缭绕在灰蒙蒙的天地间。路上不平处积了点水,在霓虹灯映照下,闪着光怪陆离的奇怪的眼睛。路边的梧桐树上“啪嗒啪嗒”筛落着雨珠。

城市是不夜的,左边“总汇”,右边“专卖”,沿街是一溜的门面、橱窗、摊位,秦小婉骑车经过时很少留意,来去匆匆没那一点闲心,今天推车旁观,就走出了一片城市风景,城市是热闹的,充满了诱惑的。秦小婉不能不这样“阿Q”似地安慰自己,不然心里老搁着丢失气门芯的倒



霉事，还不把人憋死，也有失大家闺秀的风度。

前面不远处，有一家新开张的“米莎”艺术摄影广场，说是广场，门前的地方其实是很局促的，巴掌大一块。这年头盖个楼办个店，起名时都爱往“广场”凑，好像这么一来就场面大了，架子大了，生意也旺了。不过，艺术摄影广场的橱窗布置得还是很别致的，秦小婉在其他地方还从来没有见过。栗色铝合金做的边框，浮雕似凸出的雨檐，组合成房子的模样，远看好像中世纪一座美丽的宫殿，住过王室贵族什么的。宫殿的每一扇窗户都朝向马路，里面张挂着放大的彩色婚照。秦小婉特别喜欢其中几张黑白照，线条极其简洁、单纯，色块沉着，能让人想到旅美画家陈逸飞笔下的古典周庄。那个新娘甜蜜中又有一丝忧郁的微笑真是迷人，披一袭乳白色的婚纱，荷叶边的领围处缀了一朵朵黑色小花。也许是其他颜色的，因为是黑白照，秦小婉无法分辨。她在那张黑白照下伫立过，十分羡慕新娘的垂肩长发，丝丝缕缕是那样清晰那样动人，自然流泻又富有曲线美，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那样一种自然美，可以使人联想到读过的课文《绿》中描写过的扣人心弦的梅雨潭的清澈。

秦小婉穿过“时间隧道”，仿佛看见了将来的自己。这个念头一冒出来，顿时觉得脸红耳热，一阵“怦怦”心跳，四周一看幸好没有熟悉的同学，就仓促地逃离了，心里充满了梦幻似的憧憬。现在，她推着车又要经过“米莎”的门口了，那个新娘摄人魂魄的微笑就永恒地闪烁在